

郭锡良 编著

# 漢字古音手冊

(增订本)



 商務印書館

# 漢字古音手冊

增訂本

郭錫良 編著

商務印書館

2010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郭錫良編著.—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0

ISBN 978-7-100-06598-6

I. 漢… II. 郭… III. 漢字—語音—古代—手冊  
IV. H113-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35591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ÀNZI GŪYĪN SHŌUCÈ

漢字古音手冊

增訂本

郭錫良 編著

---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ISBN 978-7-100-06598-6

---

2010年8月第1版

開本 850×1168 1/32

201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18 1/2

定價: 45.00 元

## 增訂本前言

1961年我參加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教材的編寫工作，作為“通論”部分的三個執筆人之一，音韻部分的通論和附錄分歸我負責。音韻附錄有《上古韻部及常用字歸部表》、《上古聲母常用字歸類表》，我根據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上冊)的上古音系統分別給每個表收集了兩千多個例字。1981年修訂《古代漢語》教材時又分別增加到五千多個例字。在此基礎上我編寫了《漢字古音手冊》，收字7479個，8011個音(據北大中文系2003級中文信息處理專業學生統計)；1982年完稿，198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 一

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唯一從古至今一直使用、不斷發展、並仍保有強大生命力的一種文字。它的歷史應在五千年以上，從體系已經相當完備的甲骨文算起也已有了三千多年。漢字是一種表意兼表音的意音文字，一般被稱作表意文字。人們很容易覺察到，每個漢字一般都是一個形、音、義的統一體；也就是說，一個漢字既標誌漢語中的一個音節，也表示漢語中的一個意義(詞義或語素義)。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是純粹的表意字，作為

語言的載體，自然附上了所表意義的語音。至於占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形聲字雖然是部分表意(義符)，部分表音(聲符)；然而表音的聲符仍然採用的是表意符號，因而它只起標音作用而不能真正表音。正因為如此，漢語語音的發展變化，並不能像拼音文字一樣，從記錄漢語的漢字中得到直接的、具體的信息；其結果是造成了語音變化不易被覺察，也帶來了漢字古音研究的艱巨性。

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的名實之爭和聲訓(如《孟子·滕文公上》：“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已經涉及語音問題，漢代的直音、讀如、讀若以及《說文解字》的聲符分析、《釋名》的聲訓討論，都是有關語音的探討。東漢的反切注音和魏晉的韻書編撰更是我國語音分析的重大進步；劉熙在《釋名》中說：“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已經注意到古今音的異同。但是。到了南北朝時期，人們在讀《詩經》的時候，雖然覺察到有些地方不押韻，却没有從古今音異的角度來解決問題，而是提出了叶句的觀念(如南朝·梁·沈重《毛詩音》在《邶風·燕燕》“遠送于南”之下注云：“叶句，宜乃林反。”)，發展為唐宋間的叶韻說和“古人韻緩”說。宋人吳棫採叶韻說作《毛詩補音》，對叶韻資料作了一次大規模的系統整理，為建立古韻系統進行了初步嘗試；又承唐人“古人韻緩”說作《韻補》，從《廣韻》出發，提出“古通某”、“古轉聲通某”、“古通某或轉入某”等古韻通轉條例，把《廣韻》今音歸併成九類，成為古韻歸部的濫觴。鄭庠寫《古音辨》，也把《廣韻》今音歸併成六部，更是把古韻極度簡單化了。總之，無論叶韻說，還是“古人韻緩”說，都是建立在對古音錯誤認識的基礎之上的，是缺乏歷史發展觀點和系統觀點的。

明代陳第作《毛詩古音考》，考證《詩經》的押韻，確認所謂叶

音，其實就是古人的本音，并非隨意改讀；明確提出了：“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自序》）徹底批判了唐宋以來的叶韻說，為古音研究走上正道廓清了障礙。至於古音學真正的奠基人則是明末清初開樸學風氣之先的大學者顧炎武。他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積三十年之功，寫成了《音學五書》。他以《詩經》用韻為主，其他經書韻語作旁證，經過考證、辨析，把古韻分成十部。顧炎武的古音研究與宋人相比有兩大特點：（一）不是簡單歸併《廣韻》，而是能“離析唐韻”。也就是說，能夠把《廣韻》中的一個韻分成兩類或三類，歸入古韻中的不同韻部。例如，把《廣韻》中的五支韻的字離析為二，一半歸古韻第二部（脂部），一半歸古韻第六部（歌部）；把《廣韻》中的九麻韻的字也離析為二，一半歸古韻第三部（魚部），一半歸古韻第六部（歌部）；把《廣韻》中的入聲一屋韻的字離析為三，一部分歸古韻第二部（脂部），一部分歸古韻第三部（魚部），一部分歸古韻第五部（宵部）。有分有合，以《詩經》用韻為準，擺脫後代韻書的束縛，形成有規律的對應。（二）改變自《切韻》以來將入聲韻配陽聲韻的做法，而將入聲字配陰聲（“緝葉”等韻仍配陽聲“侵覃”等），歸入古韻陰聲韻部，揭示了古韻的本來面貌。這說明顧炎武既有正確的理論認識，又能本着樸學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充分佔有材料，進行長期的認真分析研究，才真正把古韻分部引上了系統化、科學化的道路，為古韻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後清代兩百多年，不少傑出的古音學家都是在顧炎武開闢的道路上繼續前進，不斷作出新的貢獻。江永著《古韻標準》，分古韻（平、上、去）為十三部：從顧氏的第三部（魚部）分出侯部字，從顧氏的第五部（宵部）分出幽部字，合成一部（列第十一部），從顧氏的

第四部(真部)分出一個元部(列第五部),從顧氏的第十部(侵部)分出一個添(談)部(列第十三部);另分入聲爲八部,主張“數韻共一人”。江永批評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在古韻研究中更重視審音,也更關注諸聲在分部中的作用。

段玉裁前後花了十五年寫成《六書音均表》,分古韻爲十七部。段氏的分部最受稱道的是他把顧炎武、江永的第二部(脂部)分成之、脂、支三部(段氏列第一部、第十五部、第十六部)。戴震對此稱贊道:“余聞而偉其所學之精,好古有灼見卓識。”段氏還把江永的第十一部分分成侯部(段氏列第四部)和幽部(段氏列第三部),並把江永的第四部(真部)分爲真部(段氏列第十二部)和文部(段氏列第十三部)。不但分部比顧炎武、江永精進;更值得提出的是:段氏明確提出“同諸聲者必同部”,把依據諸聲劃分古韻作爲與依據詩文用韻劃分古韻同等重要的原則之一,第一個作出了古韻分部諸聲表,爲充實、完善古韻的研究方法作出了重要貢獻。段氏還擺脫《廣韻》206韻始“東”終“乏”的束縛,根據合韻的情況來排列古韻分部的次序,顯示了段氏對古韻十七部關係遠近的認識。

戴震晚年作《聲類表》,將古韻分爲九類二十五部。他雖然是段玉裁的老師,但是學術活動不限於小學,而是廣通史地、哲學、天文、數學,因此,撰寫古音著作却在段氏之後。他的《聲類表》繼承了老師江永的學說,也吸收了學生段玉裁的研究成果。他採用了江永幽侯不分、真文不分的主張,只吸收了段氏之、脂、支三分的意見,又從段氏的脂部(十五部)分出一個霽部(包括《廣韻》的“祭、泰、夬、廢”)。這表現了考古非其所長,他的成績是在審音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戴氏發展了江永入聲韻另作處理的做法,乾脆讓入聲韻脫離陰聲韻、陽聲韻獨立成部,實現了陽聲韻、陰聲韻、入聲韻

三分的格局，為古韻研究的審音派奠定了基礎。他還全用影母字給自己所定的二十五部命名，也表現了他能從音理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戴震晚年的學生孔廣森著《詩聲類》，分古韻為十八部，陰聲、陽聲各九部。孔氏的貢獻是發展了戴震的對轉觀念，明確提出了陰陽對轉學說。

王念孫著《古韻譜》，江有誥著《音學十書》，都分古韻為二十一部。兩人都比段氏多緝部、葉部和祭部，王念孫還多一個至(質)部(段氏列第十五(脂)部)，江有誥還多一個中(冬)部(段氏列第九(東)部)。段玉裁稱讚江有誥“集音學之成，於前此五家皆有匡補之功”(《詩經韻讀·序》)；王國維盛讚王念孫、江有誥的古音學，“不數傳而遂臻其極也”(《周代金石文韻讀序》)。應該承認，王念孫、江有誥的古韻分部確實是清代古音研究的最高成就。

至於清代上古聲母和上古聲調的研究，應該說，遠不如上古韻部的研究受到廣泛關注和重視。上古聲母可以提出來的研究成果，只有錢大昕的“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和“古人多舌音”等說；戴震《聲類表》把上古聲母分為二十紐，但是未經考證，只是憑個人心目中的音理而作出的一種推測。上古聲調的研究更少，各家看法多異。顧炎武、江永主張“古人四聲一貫”，段玉裁認為“古無去聲”，王念孫、江有誥主張“古有四聲”；至於孔廣森認為“古無入聲”，顯然是憑個人方音的誤判。

## 二

辛亥革命後，傳統音韻學仍有一定發展。章炳麟著《國故論衡》、《文始》，繼承、發揚清代的小學傳統。在韻部方面，他採取王



念孫的二十一部說，加上江有誥的中部，又從脂部分出一個隊部，定古韻爲二十三部。在聲母方面，他採取錢大昕古聲母的研究成果，又寫成《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定古聲母爲二十一紐。他還是重視古韻二十三部的音值描述第一人，努力用漢字去描寫它。因此，章氏曾被人們目爲集清代古音學之集大成者。章氏的弟子黃侃從《廣韻》出發來考證古音：定“古本紐”爲十九個，除舌音和齒音的合併同章氏的意見不一致外，還將章氏的群母併入溪母、邪母併入心母。定“古本韻”爲三十二韻，由於曷末、歌戈是開合分韻，需要開合相併，於是合爲先秦古韻二十八部；實際上是從章氏的二十三部中再分出入聲五部來，貫徹了戴震陰、陽、入三分的審音原則。黃氏還把大部分去聲字歸到入聲韻裏，這也是正確的。在這裏，章、黃師徒之間的區別是考古與審音之別了。王力先生早年是考古派，他著《上古韻母系統研究》，在章氏脂、隊（王改稱物部）分部的啓示下，又提出了脂、微分部的主張，並贊同章氏晚年的看法，把冬部併入侵部，仍是二十三部。脂、微分部的意義在於解決了以-n、-t 作韻尾的脂、質、真、微、物、文、歌、月、元等韻部三聲相配的配搭系統，無疑對古韻分部是有貢獻的。在聲母研究方面，還有曾運乾的《喻母古讀考》等。

但是，“五四”以後，《馬氏文通》開啓的語言學西學東漸的進程發展迅速，古音研究不再滿足於古韻分部、古聲母考證方面，而是接受了現代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和標音工具，另開生面，積極探索上古的聲母、韻母系統，並構擬出它的具體音值。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是這方面的先行者。他1909—1912年到中國調查漢語方言二十四個點；然後根據古代的韻書、韻圖和現代漢語方言以及日、朝、越諸語言中漢語借詞譯

音等資料三十三種，花了十多年，用法文撰寫了《中國音韻學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從 1915—1926 年分四冊出版)。這是第一部全面構擬漢語中古音系(《切韻》音系)的巨著，也是採取歷史比較法的觀念和方法的漢語音韻學的奠基之作。1923 年高本漢還出版了《漢字與漢日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這是他吸收清人古韻研究成果，根據自己構擬的《切韻》音系來上推上古音系(《詩經》音系)的古音著作。1954 年又出版了《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正如他自己在《引言》裏所說的：“這部著作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出漢語歷史音韻學領域的新理論和新結果，而僅僅是要對中古、上古音系的構擬做一個總結。”(1 頁)

1923 年汪榮寶發表了《歌戈魚虞模古讀考》，討論用對音材料來考察古音，引發了古音學上的第一次大辯論。章炳麟堅決反對汪榮寶的主張，唐鉞、錢玄同、林語堂則贊同汪並對汪有所補充或修正。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高本漢同德國人西門·華德(Walter Simon)發生了有關韻尾輔音構擬的爭論，三十年代初又同林語堂、李方桂發生了有關主要元音構擬的辯論。1936 年王力先生出版《中國音韻學》(五十年代改名《漢語音韻學》)，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高本漢有關漢語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的構擬學說，1940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的《中國音韻學研究》的漢譯本。因此，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新出版的漢語音韻學著作大都離不開高本漢的影響。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董同龢先生的《上古音韻表稿》(1945)和陸志章先生的《古音說略》(1947)就對高本漢的上古音系構擬有不少批評和修改。五十年代王力先生的

《漢語史稿》(上册)和七十年代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更從多方面改變了高本漢的構擬思路,在構擬體系上有了很大區別。

### 三

首先我們要討論韻尾的構擬問題。我國傳統音韻學把上古韻部分為陰陽入三聲,如何看待陰聲韻和入聲韻的關係,歷來存在很大分歧。

高本漢在構擬上古韻部時,除歌部、魚部、侯部外,把其他陰聲韻部都擬成了閉口音節。早期他吸收清人研究成果,把古韻分為二十六部(參看王力《漢語音韻學》373—382頁),其中二十一部與章炳麟一致,魚鐸分立和侯屋分立跟黃侃一致,只有從歌部分出的瑞部是他獨有的。陰入未分立的韻部,如之部、幽部、宵部、支部,他把其中的陰聲韻擬成同入聲韻尾-k相對應的-g;陰入已分立的韻部,如谷部(屋部)、鐸部、祭部(月部)、至部(質部)、沒部(物部),他把其中的去聲韻擬成同入聲韻尾-k、-t相對應的-g、-d;又把押韻、諧聲同-n尾陽聲韻有聯繫的陰聲韻瑞部(歌部的一部分)、脂部擬成-r尾;還把-p尾入聲韻緝部、葉部的去聲字擬成-b尾。在後期的《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中分成三十五部,只是把陰入未分立的四個韻部分立,再把陰入已分立的五個韻部進行去入切分,就成了三十五部,擬音體系上並無變化。西門·華德在《關於上古漢語輔音韻尾的重建》中更把所有陰聲韻部都擬成了輔音韻尾,造成了“古無閉口音節”的局面(參看王力《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的分野及收音》,215頁)在董同龢先生那裏,除歌部外的陰聲韻部都有-g、-d、-b韻尾,“只有歌部是沒有韻尾的”(《漢語音韻學》270頁)。

陸志韋先生更是連歌部也收-d,認為“到了漢朝歌部字才變為開音節”(《古音說略》94頁)。李方桂先生也全部擬成閉口音節,他同意高本漢,把歌部擬成-r(《上古音研究》35頁)。

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批評了高本漢把陰聲韻擬成輔音韻尾的做法,他說:“於是只剩下侯部和魚歌的一部分是以元音收尾的韻,即所謂‘開音節’。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語言的開音節是像這樣貧乏的。”(64頁)在《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的分野及收音》中,王力先生做了更細緻、深入的批評,他指出:“-g、-d 學說破壞了陰陽入三分的傳統學說,”(223頁)“韻尾-g、-d 的學說破壞了‘平上為一類,去入為一類’的傳統學說。”(230頁)並論證了“漢語韻尾-p、-t、-k 是唯閉音,不但現代閩粵等方言如此,中古和上古也莫不如此。”“漢語閉口音節的清尾-p、-t、-k 由於是唯閉音(不破裂),所以不可能有濁尾-b、-d、-g 和它們對立”(247頁)。因此,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貫徹陰陽入三分的傳統觀點,把陰聲韻部都擬成了開口音節,取消了-g、-d、-b、-r 等輔音韻尾(61—63頁)。王力先生的做法無疑是正確的。

王力先生不但對陰聲韻擬成閉口音節作了有力批駁,還指出:中國傳統音韻學對待陰聲和入聲的關係有考古派和審音派兩種看法。“在考古派看來,陰聲和入聲的分野并不十分清楚,特別是對於之幽宵侯魚支六部,入聲只當做一種聲調看待,不作為帶有-k 尾看待。”“在審音派看來,陰聲和入聲的分野特別清楚,因為在他們眼光中,陰聲是開口音節,入聲是閉口音節。二十年前我傾向於考古派,目前我傾向於審音派。”(211頁)然後他引用了錢玄同1934年的論文《古韻二十八部音讀的假定》所列的擬音表和他自己《漢語史稿》中的十一類二十九部的擬音表作了對照,並作出結

論說：“儘管我所擬測的主要元音和錢氏頗有出入，但在陰聲擬測爲開口音節，入聲擬測爲閉口音節這一觀點上，我和錢氏是完全一致的。”(212 頁)王先生的這一分析很能說明問題。高本漢把陰聲韻擬成閉口音節，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他沒有跟上審音派分部的結果，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他的古音分部還處在章黃之間。至於董同龢先生的《上古音韻表稿》、陸志韋先生的《古音說略》和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更都是從考古派的二十二部出發來考察古韻的。也就是說，他們對“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的學說沒有認真遵守。對陰聲和入聲的分野沒有弄清楚，其結果是人爲地擴大了陰聲和入聲之間的糾葛。下面我們從詩文押韻和諧聲系統兩方面來論證這個問題。

先從詩文押韻來討論。例如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四第一部(之部)：

該部段氏列有韻段 265 個(平聲 43 次，上聲 123 次，入聲 99 次)。其中入聲韻段中有去入通押 11 次(如，《小雅·采芣》五章押“翼服戒(怪韻)棘”；《小雅·正月》九章押“輻載(代韻)意(志韻)”；有平去入通押 2 次，平入通押 2 次(《大雅·靈台》押“亟來(哈韻)囿(宥韻)伏”；《大雅·常武》六章押“塞來(哈韻)”；上聲韻段中有上去入通押 1 次(《大雅·蕩》五章押“式(職韻)止晦”)；去入通押 2 次(《大雅·生民》三章押“字翼(職韻)”；《大雅·崧高》二章押“事式(職韻)”)。

以上陰入通押共 18 次，占之部總韻段 265 次的 7% 弱。如果貫徹“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的原則，也就是把之部和職部分開來；那麼，入聲韻段中的去入通押的 11 次就是職部，應該減去，陰入通押只剩 7 次，比例不到 3%。

再如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四第十六部(支部)：

該部段氏列有韻段 26 個(平聲 9 次,入聲 17 次)。其中平聲韻段中没有瓜葛,只在入聲韻段中有平入通押一次(《魏風·葛屨》二章押“提(齊韻)辟埽刺”)；有上入通押 3 次(《大雅·韓奕》一章押“解(蟹韻)易辟”,《魯頌·闕宮》三章押“解帝”,《商頌·殷武》三章押“辟績辟適解”)。三次通押的上聲字都是“解”。陰入通押共 4 次,占支部總韻段 26 次的 15.4% 弱。這個比例較高,但是,正如王力先生曾經指出的:“其實‘解’字在上古可能是入聲字”,“‘解’字如果算入聲,比重就很小了。”(228 頁)還不到 4%。

前人把“解”字算做陰聲韻,是因為它在中古屬上聲蟹韻。我們查《廣韻》就知道,“解”字在《廣韻》中有多個反切,是多音多義字。(1)去聲卦韻:古隘切,“解,除也”;(2)去聲胡懈切,“解,曲解,亦縣名”;(3)上聲蟹韻:胡買切,“解,曉也”;(4)上聲蟹韻:佳買切,“解,講也,說也,脫也,散也。”從“解”得聲的字,也分在蟹、卦兩韻之中。應該知道,古韻歸部的參考因素有三:一是古詩文的押韻材料,二是諧聲系統,三是《切韻》對應規律。從諧聲系統和《切韻》對應規律來看,“解”字歸支部或錫部都可以;但是從詩文押韻材料來看,是不宜歸入支部的。在《六書音均表》中,不僅《詩經》押韻“解”字只同入聲字押,“群經韻表”中也是同入聲字押(《楚辭·九章·悲回風》押“解締”)。而且,先秦“解”及解聲字入韻的僅此四次。歸部參考三因素的首要因素就是詩文押韻,這說明,上古“解”及解聲字歸入錫部,理由是很充分的。因此,我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編寫《漢字古音手冊》時,就把解聲字歸入了錫部。它們本屬錫部長入,後來丟掉韻尾-k,變為去聲;再進一步,“解”字的某些義項及某些得聲字又轉成了上聲。這就是“解”字上去兩讀和從“解”得聲

的字上去兩分的緣由。

現在再從諧聲方面來討論。以《說文通訓定聲》頤部第五(之部)爲例：

朱駿聲在頤部收聲符 88 個，共轄同聲符字 653 個。前 52 個聲符轄 501 字；後面 36 個聲符，被稱做“頤之革分部”，轄字 152 個。

前 52 個聲符多平聲字和上聲字，同入聲發生關係的聲符只有 10 個(“而、來、意、異、音、之、子、亥、又、不”等)。而聲 10 字，平聲 9 個，入聲 1 個作“恧”，而聲應歸之部，“恧”字却在職部。因爲漢語語音發展規律，一般是丟掉輔音韻尾而不是增加；正如詩文押韻可以有陰入通押的特例，諧聲當然也不排除陰入通諧的特例。來聲 11 字，平聲 7 個，去聲 3 個，入聲 1 個；來聲應歸入之部，但是入聲字“勑”却應在職部。意聲 9 字，去入各 4 個，只有一個“噫”字是平聲，且有去入又讀，平聲是後起現象，意聲應歸職部。異聲 10 字，去聲 3 個，入聲 6 個，上聲 1 個是異，上聲是後起現象，異聲應歸職部。音聲有 7 個字，中古 1 個在置韻，6 個在職韻，上古歸職部更沒有問題。之聲 28 字，平聲 11 個，上聲 10 個，去聲 4 個，入聲 2 個(特、恃)，陽聲韻 1 個(等)。之聲應歸之部，但是“特”“恃”應屬職部；“等”在《廣韻》中除等韻的都肯切外，還有海韻中的多改切，上古應屬之部(顧炎武用很多例證證明“等”原屬陰聲，轉入陽聲是在南北朝)。子聲 18 字，上聲 7 個，去聲 4 個，入聲只有 1 個(礙)，子聲應歸之部，礙字却在職部。亥聲 21 字，平聲 14 個，上聲 1 個，去聲 3 個(有的又讀入聲)，入聲 3 個。宜採取平上歸之部，去入歸職部的兩分辦法。又聲 28 字，平聲 5 個，上聲 10 個，去聲 12 個，入聲 1 個(郁)，又聲應歸之部，入聲字“郁”在職部。不聲 41

字，平聲 23 個，上聲 12 個，去聲 1 個，入聲 3 個（踣、趙、否）；不聲應歸之部，三個人聲字在職部（否音義無考）。“意、異、帝”三個聲符應分屬“頤之革分部”，朱駿聲處理不當。除去這三個聲符，其他七個聲符所轄字中只有 12 個人聲字（其中還有可疑字），無論從聲符或所轄字來看，陰入相通的成分都是相當小的（52：6；501：12）。

頤之革分部（職部）36 個聲符，所轄字大都比較少，只有聲符本身而下無所轄字的就有 10 個，有兩三個字的聲符也有 12 個。從所轄字中古的聲調歸屬來考察，全在入聲的聲符有 28 個，共轄字 73 個；去入兩屬的聲符有 8 個，共轄字 79 個，其中入聲字 63 個，去聲字 16 個。從審音派來看，無論是全屬入聲，還是分屬去入的聲符，所轄字無疑都應歸入職部（個別字或應轉質部或緝部，不在這裏討論）。但是從考古派來看，他們把去聲字歸屬陰聲韻，那麼在這裏陰入諧聲同符的數量就很大了。這是人爲地擴大了陰入諧聲同符的數量至少 79 個，加上前面“意、異、帝”三個聲符所轄字 26 個，高達一百多個（12：117），占了頤部全部字的六分之一以上。這樣一來，陰入自然不能分爲兩部。經過上面分析，朱氏的處理其實在理論方法上存在失誤，後人不問究竟，把去聲字都歸入陰聲，這是錯上加錯。

再看《說文通訓定聲》解部第十一（支部）。朱駿聲在解部收聲符 42 個，共轄字 419 個。前 25 個聲符，轄字 310 個，後 15 個聲符，被稱做“解之益分部”（錫部），轄字 109 個。

前 25 個聲符，多平聲、上聲字。不與入聲發生關係的聲符 15 個，含有入聲字的聲符 10 個。有入聲字的聲符中，末聲比較特別，共 43 字，去聲 14 個，入聲 28 個，上聲 1 個；按說末聲字應歸入錫部，上聲一字是後來轉去的。可是朱駿聲因爲一個上聲字，不把末



聲列入“解之益分部”，這是考古派立場的表現。還有“派、畫”兩個聲符，所轄字去入兩屬，也應列入“解之益分部”。其他 7 個含有入聲字的聲符，共轄入聲字 12 個。至於解之益分部收聲符 15 個，只有入聲字的聲符有 10 個，共轄字 40 個；所轄字分屬去入的聲符有 4 個，共轄字 67 個。分屬上入的系聲 2 字，“系”字入聲，莫狄切，在錫部。所轄字“繫”，《說文》以爲“從𦉳系聲”，段玉裁認爲是會意字，“𦉳亦聲，如壘切”。從段玉裁，壘聲在支部。系聲無所轄字。那麼，按審音派的觀點，陰入兩分爲支部和錫部，陰入同諧的入聲字只有 12 個，占支部和錫部的所轄字的比例也就不到 3% (12 : 419)。

上面我們從詩韻和諧聲兩方面論證了陰聲韻之、支同入聲韻職、錫四部可以明顯切分開來的事實，其他陰入相配的韻部，情況也大致相似。我們曾在《也談上古韻尾的構擬問題》中，根據王力先生的《詩經韻讀》全面討論了陰、陽、入三類韻通押和合押的情況，對-k 尾六個韻部的陰、入通押作了一個統計表（前一數字爲陰、入兩部總押韻數，後一數字爲陰、入通押數）：

之職	283 : 17	占 6.1% 弱	
幽覺	157 : 5	占 3.2% 弱	
宵藥	77 : 7	占 9.1% 弱	
侯屋	61 : 3	占 4.9% 弱	
魚鐸	212 : 16	占 7.6% 弱	
支錫	25 : 1	占 4%	(342 頁)

-t 尾入聲韻質部、物部和陰聲韻脂部、微部也有五次通押，還有一次歌、錫通押。總之，從陰、陽、入三分的觀點來看，詩韻陰、入通押的比例最大也不會達到十分之一，諧聲也是如此。因此，在我